

胡懷琛編

新詩概說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國 學 小 叢 書

詩經研究	一冊	四角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一冊	三角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一冊	二角
楚詞新論	一冊	二角
陶淵明	一冊	四角
中國八大詩人	一冊	三角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	一冊	三角
尙書論略	一冊	二角
儒教與現代思潮	一冊	二角
中國古代婚姻史	一冊	四角
中國古代法理學	一冊	二角

元(1999)

11-7-14

A Treatise on Chinese New Poetr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初版

目(新詩概說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胡 懷 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新詩概說自序

這本小冊子，乃是我今年暑假的時候，在藝術師範，暑期學校裏編的講義；也是我研究詩學的一種成績。

當時因為限定在十個小時講完，所以講得很簡略；然關於詩學各種重要之點，都已說到了。我對於詩學，當然沒有甚麼發明，或倡造；不過自小歡喜做詩，讀詩，研究詩學，到如今確有二十三四年了，我這本書裏的話說得對不對，當然不敢自信，但總是經過研究而後說明，並不敢隨口亂說。

我書中所引的子夏詩序，及擊壤歌等，我也知道這些著作不一定是真的；有人疑大小序皆為漢儒所撰，和子夏無關；擊壤歌出於帝王世紀，帝王世紀這部書很靠不住，所以擊壤歌也靠不住。然這事要詳考起來，乃另是一個問題，我如今在未會考定之前，從多數人的承認，姑且引用，待後來考訂定了，再為修改。

我對於近日新舊的爭論，毫無成見；我承認各有好處，各有壞處，取長舍短，是在善學者。

又見近日談白話詩的人，說出古代幾個白話詩人來：一是白香山，一是邵康節，一是范石湖，一是寒山。我想白香山，范石湖，可算中國古代的白話詩人，邵康節實在是不能算，寒山更不能算。因為邵康節的詩，偏於說理，寒山的詩，完全是佛偈。怎樣可算是詩呢？

此外陶淵明，陸放翁，真可算是白話詩人，却無人提起，真是奇怪。

大約關於詩學應有的知識，應該讀的書，在本書裏都說得明明白白了。不過對於新詩，舉了嘗試集等等幾部書名，再有蕙的風和未來之花園兩部沒有列入；因為在我做這書的時候，這兩部詩集還沒出版，並不是故意的把他們抹殺了。我所舉的幾部新詩，各部之中，未必首首是好，然做詩的人，很可以參觀參觀。

我現在將拉拉雜雜之話，寫在這裏，做一篇序；到底成個甚麼體格，我不能拿舊文學的「文章義法」來相繩。只好算是隨便談談罷了。書中一切不完備的地方，還要請讀者指教。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

胡懷琛序於滬江大學

新詩概說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人爲甚麼要作詩	一
第二章	詩是甚麼	三
第三章	新詩與舊詩的分別	八
第四章	新詩怎樣作法	一八
第五章	關於做詩應該讀的書	二一
第六章	和做詩有連帶關係的科學	二七
第七章	中國詩學史的大略上	二九
第八章	中國詩學史的大略下	三三

附錄

子夏詩大序	四〇
白居易與元九書	四二
朱子詩序	四七
陳祖范詩集自序	四九
劉開讀詩說上	五〇

新詩概說

胡懷琛編

第一章 人爲甚麼要作詩

研究詩學的人，第一個問題，便是：詩是甚麼？然我以爲在這個問題以前，還有一個問題，便是：人爲甚麼要作詩？這句話怎樣講呢？因爲倘然人不要作詩，便沒有詩發現；沒有詩發現，詩是甚麼，便不成問題了。所以人爲甚麼要作詩的問題在前，詩是甚麼的問題在後。如今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人爲甚麼要作詩？這句話我可不必自己回答，只拿詩序裏幾句話來代我回答，已說得很明白了。詩序便是詩經的大序，或說是子夏做的，現在引他裏面的一段話如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

後來朱子註詩經，做一篇序；也本著子夏的話，說明了人爲甚麼要作詩。有幾句說得更明白些，現在也把他抄錄在下面：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照上面兩段話看起來，人爲甚麼要作詩？可以知道了。再用淺近的文字申說如下：

人心中有了喜怒哀樂的感情，鬱在胸中，不能再鬱，於是要說出來；卻又

很婉曲，很微妙的，不是尋常的語言所能發表得出；於是帶歎帶唱的說出來。自然而然成了一種音節，這便是詩。而那做詩的人，把胸中的喜怒哀樂發表出來了，便覺得很舒服，很快活；叫他不要做，他便覺得沈悶不過，這便是人爲甚麼要作詩。

照此看來，是先有了喜怒哀樂的感情，把他發表出來，自然成爲詩；並不是先有了詩，而後研究怎樣去做詩。所以人爲甚麼要作詩，是第一個問題；詩是甚麼，乃是第二個問題。現在第一個問題答復了，第二個問題，更容易說得明白。

第二章 詩是甚麼

詩是甚麼？要解決這個問題，可根據上章說來，上章說：

人胸中有了喜怒哀樂的感情，鬱在胸中，不能再鬱；於是要說出來。

根據這一句話，可知詩是表情的文字；反轉來說，沒有感情的文字，不能算

詩。上章又說：

却又很婉曲，很微妙的，不是尋常的語言所能發表得出；於是帶歎帶唱的說出來，自然而然的成了一種音節。

根據這幾句話，可知詩是有音節能唱歎的文字；反轉來說，沒有音節，不能唱歎的文字，不算詩。

所以虞書上說：「詩言志，歌永言。」這兩句話，可作為簡明的詩之界說。言志，便是表情；永言，便是延長聲音讀，便是唱歎。不過將詩歌，分為二起，實則和我們所說的意思無二。

虞書所云「詩言志」，便是子夏所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便是朱子所云「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便是我所云「詩是表情的文字」。

漢書所云「歌永言」，便是子夏所云「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

故詠歌之，「便是朱子所云『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便是我所云『詩是有音節能唱歌的文字。』」

詩是甚麼？看上面各說，很可以明白了。現在再舉例證明如下：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毛詩。是發表感情的，而且有音節能唱歌，是詩。
雲騰致雨，露結爲霜。千字文。不是發表感情的，雖然能夠唱，不是詩。

洞庭波兮木葉下。楚辭。是發表感情的，而且有音節能唱歌，是詩。

洞庭湖裏的水，起了波的時候，湖邊樹木的葉子都落了。同是上面一個意思，因爲無音節，不能唱，不算詩。

近人有兩種說法，很容易使學者誤信，現特爲辯駁如下：

第一種說法，是散文詩。他們說：詩是表情的文字，只要是表情，便算是詩，不必拘定形式。

這句話應當辯明；他們只知道詩是表情的文字，却不曾知道詩是有音節而能唱歌的文字。他們所說的形式，指格律音韻而言；却不知格律音韻，當然不必拘；而格律音韻之外，更有「有音節而能唱歌」的一個條件。有許多人誤信了，將第二個要件完全拋去了，所以做的詩不成爲詩，至多也只好說有些詩意罷了。

第二種說法，是詩歌分爲二事說。表情的是詩，能唱的是歌；所以詩不必有音節，不必能唱歌。

我以爲詩歌，固然可分爲兩起。虞書說：言志爲詩，永言爲歌。子夏說：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都是將詩歌分開來的。然單是詩，沒有歌，胸中的鬱塞，決不能發洩得盡；自然而然的要唱歌起來。所以古人皆將詩歌相連著說。虞書詩言志，歌永言，固然是如此說的；子夏更說明了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從兩個「不足」字上看起來，可證

明單是表情的言，不能完全發表胸中的感情，所以要接著嗟歎詠歌。如其不然，無所謂「不足」了。

或又問道：「虞書的下文，還有『聲依永，律和聲』兩句；子夏的下文，還說：『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聲依永，律和聲，便是音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便是跳舞。據你說，須將詩，歌，音樂，跳舞，連爲一氣。纔算是詩了。」

我說：詩，歌，音樂，跳舞，在古時確是相聯絡的；後來雖然漸漸分離，却直到如今，還不曾完全脫離關係。詩，歌，相連，不用說了。人讀詩讀到高興的時候，拿手指敲敲桌子，作唱歌的節奏，這便是極簡單的音樂；又人讀詩讀到高興的時候，搖搖頭，頓頓足，這便是手舞足蹈，便是最簡單的跳舞。

四件事本是相聯絡的，等到後來漸漸的脫離，相隔愈遠的，愈先脫離，愈易脫離；相隔愈近的，愈後脫離，愈難脫離，甚至於不可脫離。現在因爲詩和歌

相聯絡得頂緊，認爲他最難脫離，或竟不可脫離。

第三章 新詩與舊詩的分別

現在講新文學的人，做的一種詩，名爲新詩；因此對於前頭人所做的詩，稱爲舊詩。新舊二字，是對待的；沒有新詩以前，詩只稱爲詩，沒有舊詩的名目；但是舊詩之中，也有古詩、近體之別。大約在唐朝以前，詩只稱爲詩，沒有古體、近體的名目。自從唐後，產生了律詩、絕詩，兩種體裁；這兩種體裁統名爲近體，因此對於非律詩、非絕詩，就叫他古詩。古詩本是很自由的，也不講平仄聲，也不講韻，也不講字數的規定，只講自然的音節。律詩、絕詩，便束縛了音韻，字數，差不多都要受一定的規矩；而且律詩還要講對仗。愈到後來，愈做愈壞，大多數忘記了感情是何物，只顧照着音韻，字數，填滿了幾十個字，便算是詩。而且又要用生字，用僻典，來裝飾他的表面，却不知詩的精神早已失了。所以不得不有新詩發生。新詩是打破一切束縛的。隨便甚麼一定

的規矩都不要守；但是要有深切的感情，自然的音節。講到最新的新詩，實在和最古的古詩差不多。除了古人今人所處的環境不同，所發表的感情不同而外，在詩的本體上，可算是沒有分別；因為古詩本是自由的，近體有許多束縛，新詩又要解去他的許多束縛，束縛解去了，自由恢復了，豈不仍舊成了古詩麼？

照此看來，舊詩要分爲古詩近體兩部；新詩與近體確是不同，新詩與古詩沒有大分別，今採錄幾首極自由的古詩如下：讀者一看，便可以知道了。

擊壤歌

堯時天下太平百姓無事
有老人擊壤而歌云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琴歌

齊人杞梁殖戰死其妻哭於城下
日而城崩此歌爲殖妻哭殖而作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雜言

晉傅玄作

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

歌 南北朝人作

日暮風吹，落葉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

長安道 唐顧况作

長安道，人無衣，馬無草，何不歸去山中老？

歌 五代時齊州人作

踏陽春，人間三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

莫愁樂 明王鏊作

聞說莫愁湖，曾經莫愁住；生長莫愁村，不知莫愁住何處。

車夫謠 清姚燮作

江南來，江北去，路迢迢，那有數；手抵足，繭不能止。上有爺娘，下妻子。賣人活人豈天理？一人當救，一家死。穀價高於人價多，車中人兮可奈何！